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——李曲斋先生其人及书法略谈

李林惠

(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1400)

[摘要] 本文尝试从散落的资料中整理和梳理,从李曲斋先生的生活、以及书法艺术创作角度,去了解其其人。

[关键词] 生平; 生活; 书法; 变法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06.211

一、李曲斋生平略记

李曲斋,1916-1996,名淦,字秋晓,以号行,世居西关多宝坊,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代主席、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广州市政协常务委员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。先生出生于顺德,是清末探花李文田之孙,香港中文大学原文学学院院长李焯斋教授之弟。李曲斋先生的资料相对匮乏,现在未有专门的整理成册出版,广州市书法家协会整理出版的《李曲斋作品集》较为集中了先生较为代表性的作品。鉴于先生生平所书少有款识,学棣张桂光主席在怀念先生的文中提到“他所书则不收取分毫报酬,而且从不署名”,作品集集中个人认为也有部分作品真伪存疑,现不做详细讨论。

根据收集散落于各处的资料显示,我们得知其一生几个时间节点的一些交往、活动碎片,现作一个简单梳理:李曲斋先生少年时在广州西关读私塾,其后在荔枝湾广东国民大学附属中学读书,居住在泰华楼。李曲斋先生度过了如饥似渴的求学时期。二十出头,就曾与我国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有交往。一九二九年蔡元培先生南来讲学,并到多宝坊泰华楼会李文田的儿子李孔曼和孙李焯斋、李曲斋等,并力促焯斋赴北京北大研读一事。同时索读了存于泰华楼的先祖朱墨校本《国榷》一百卷及《罪惟录》百二十卷,抄录若干则以资印证,并书近作《香港大学晤李焯斋绝句》留赠。一九五七年以来,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及省市书法作品展览,或被选送国外展出,并在多家报刊发表。两度应邀赴香港及澳门讲学进行书艺交流。一九六一年,收张涛光、张桂光兄弟二人为徒,随其研习书法,学书道。一九六二年参与筹建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,当选为常务理事。一九六二年秋,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创办了“文史夜学院”,设有书法篆刻专业,与吴子复、秦粤生、麦华三、朱庸斋等人受聘于该专业任教,为广东书坛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。一九六三年九月,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(后改称广东省书法家协会),先生积极参与筹办该研究会,并历任该会副会长、代会长、名誉主席等职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先生在广州文化公园任职多年,常常为公园书写高逾寻丈的巨幅楹联,并于春节期间与吴子复、胡根天等人在文化公园内为广州市民免费书写春联。蔡元培来访后的六十年,即一九八八年北京蔡元培纪念馆落成,焯斋先生忆李门与蔡元培的三代故交,称“先生为先祖门下士,而予又为先生门生”,感忆师门赋诗云:“凝望师门独朗吟,墨钉蛛校壁书寻,当时提命终生受,白首题辞泪满襟。”李曲斋先生做作《忆蔡元培先生》:“早岁弃官惊叔世,铮铮风骨动词林。兼容并蓄知辛苦,奔走呼号以力任。振铎诲人开一代,起衰救国竭孤忱。

忘年严勖文章业,引领燕云感更深。”20世纪九十年代初,先生出任广东省书协代主席。一九九二年,李曲斋先生与顺德连登、番禺李伟、德庆梁锦英等人,以广州市书法家协会的名义,应邀赴日本福冈举办书法作品展览,回程复展于香港九龙油尖区文艺会。一九九六年李曲斋在广州与世长辞,弥留之际,离世前约五小时写下一副至今未能完全解读的“八字联”:“行夏同之,与谁同赋;冬实同好,何人□□。”

李曲斋先生家学渊源深厚,出身书香门第,其祖父为清代探花李文田,通博金石碑帖,李文田珍藏有秦泰山刻石宋拓本和汉西岳华山庙碑宋拓本,故在广州西关筑有“泰华楼”,并收藏了大量的诗书墨迹。家学渊源所致,李曲斋先生自小就浸淫于大量名家墨迹、经典碑版之中,眼之所及,绝无俗物,并跟着祖父生活,耳濡目染,感受书法之美。

二、李曲斋其“事”。

对于先生生平事,其一,先生字“秋晓”,不知当时是否在某个夜里,品读诗词时读到了唐韩翃的《宿石邑山中》“晓月暂飞高树里,秋河隔在数峰西”有感而取前二句首字为号?“晓秋”有些拗口,而“秋晓”则朗朗上口,又有完整的意义。想必,这也是先生喜欢之物。先生取字“秋晓”,秋给人以秋高气爽,丰收之意,而晓有知晓,晓之以理之意,秋在历代文人的思维中,都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季节,常常以秋来言物、言事,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当时先生是否此想法?其二,从张桂光回忆先生的文中得知,先生常常外出,他求学也是晚上十点之后,“先生终生未娶,早岁生活尤其散漫不羁,作息每无定则,所以极少授徒,我算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了。我一般是周六晚10点前往泰华楼,边看书边写字边候先生夜归,累了就在长椅小憩。”先生在工作之余,在繁华、热闹的老广州的大街小巷中的各式酒家、大小食肆,与道友谈书论道,觥筹交错,畅怀人生,无比快哉!其三,而就其本身而言,为世人所共知的是,先生作书常常不款识,信手拈来,又随手散去。有款识的作品,大部分是应索求或者应邀参展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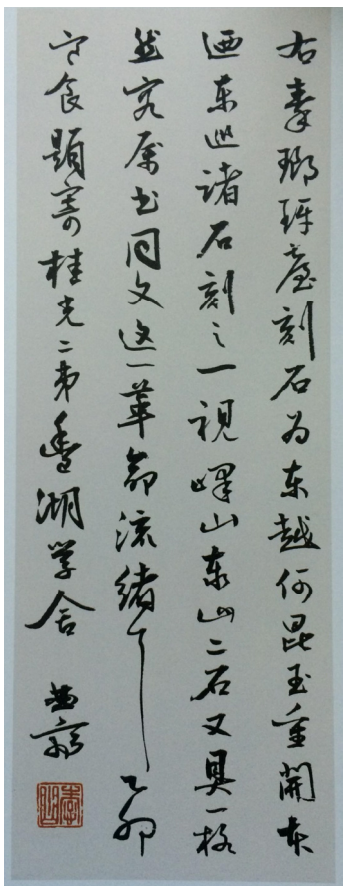
从先生此种生活细节、习惯,我们可推,先生被誉为岭南一“散仙”一点不为过!先生受老庄思想影响痕迹较为明显,一生随遇而安,满腔浪漫主义情怀,有“疏野”之风,潇洒出风尘,豪迈放达,在现实中保持独立人格,超然物欲之外。他追求一种超越现实、生命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。他不喜欢被束缚,有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之豪情,在他的诗歌中也体现着,并充满了无限的浪漫主义张力。如《题杨和明水墨兰石图》:“无多墨气腾光怪,要洗愁心万斛。偶然一盏浇诗肠,声尘不落湖西曲。”这些生活习惯、

生活细节,使得先生在价值观念中,我们仿佛看到了新时期文人士墨客的心境与追求。他没有对命运的担忧与彷徨,而是上升到追求个人表达与畅怀。

三、李曲斋其“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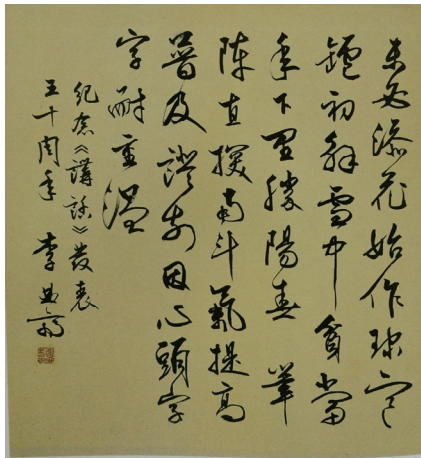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行书手札、手卷等,以魏晋风流为调,直取二王风骨和神韵,同时,他又借鉴文征明的行书,将二者糅合于自我的笔触中,开拓出自我面貌。

他很好地内化了二王、文征明的用笔以及节奏,将使转和方圆用笔恰到好处,温润秀劲,稳重老成,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。虽无雄浑的气势,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。较于文征明,其一,他在结字的空间,更激进,更大胆,更开放,他敢于打破文征明在结字上相对平稳的节奏,用左右打开,上下挪让或者夸张局部来进行变法,如条幅《行书秦琅琊台刻石条幅》中的“台”“山”“客”等。这在文征明的条幅中的比较少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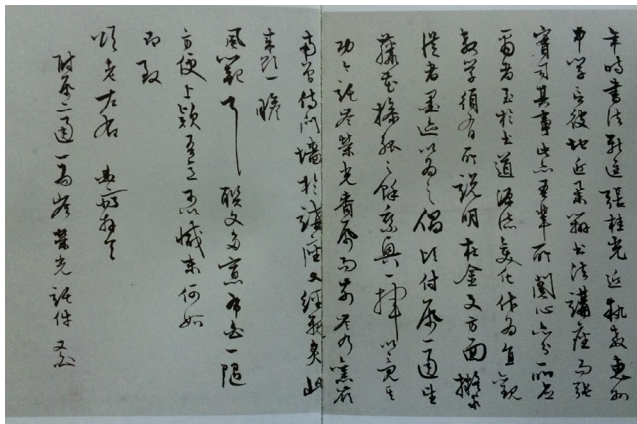


其二,在空间的谋篇布局中,二王以及文征明的作品中,字距相对还是处于一种均等的表现形式,这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美,为一种相对的静态美,而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,他善于利用字本体的特点,收紧压扁或者变型拉长,这种尝试的结果,就是三三两两的组合出现,留白的大小块面开始形成,书写的情感与节奏也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,如《行草纪念讲话斗方》中的“未必”“阳春”等组合,“中”“笔”等空间,“寒”“高”等单字,这种变法是成功的,如果没有把握好变度的度,就会偏向于空、散,先生做到了。诸如此类的,不胜枚举。然后,作为一个西关少爷,优良的家庭背景、社会地位以及郊游圈子,与仕途坎坷、遭

际消磨了英年锐气的文征明相比,先生一生都是活得轻松自在,免受官场羁绊,来去自由,这更能解释了他取法文征明,又脱离他的樊篱。这是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。



其三,对于先生的手札,如《行书致容庚信札》,观先生的手札,你会时刻感觉到二王本体的内在精神扑面而来,又不是具体可感。我是倍感推崇和欣赏的。几件手札中,较于他的其他书风,较少具有火气,在尽兴的书写中,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。手札中起笔切笔爽利,行笔如行云流水,结体自然流畅,有自然之妙,灵动飘逸,格调清新;线条流畅而不滑,质感强烈,凝练踏实,从容不迫,颇有雅士之风。章法布局上尽管没有大起大落,但也错落有致,虚实相生,顾盼生姿,体现出一种闲散、中和、自然之境界。作品整体给人以飘逸、洒脱、自然、烂漫之感,风流倜傥又极富韵致,多了些淡定,多了些闲情逸趣。



四、结语

岭南书坛,历代人才辈出。先生承蒙家学,一生性情淡泊,视富贵如浮云,有所为有所不为,将自己的书法艺术之路融进自己的生活,不以专业性“书家”为谋生之道,不为家庭生活羁绊。同时,与人为善,不作斤两之计,书品与人品俱佳,交游甚广,为人所称道,是岭南“散仙”!

参考文献

- [1]陈凯.王贵忱·行书跋李曲斋书札[J].广州文艺,2015(12):137.
- [2]张桂光.《李曲斋书法集》序[J].岭南文史,2015(01):54-55.